

知道吗,宁波有5万足浴师 他们一样有恣意飞扬的青春



冯训孟

指关节上巨大突出的老茧是他们的职业烙印；双手长期泡在洗脚水里，反复难愈的湿疹是他们的职业病……足部按摩师，也叫足浴师，俗称“洗脚工”，如今在宁波，这个群体有5万人。

上个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性足部按摩师职业技能竞赛上，宁波的80后足浴师取得了全国第七名的好成绩。但光鲜的成绩难掩整个行业地位不高的尴尬，由于职业认可度低，足浴行业面临整体人才匮乏的窘境。走近这个以80、90后为主的群体你会发现，忽略掉职业标签，他们也有恣意飞扬的青春，也有五彩斑斓的梦想，他们渴望被认可被尊重，能有更多人来倾听他们的酸甜苦辣。

记者 孙美星/文
记者 王增芳/摄



何燕

冯训孟 浪子回头 迷上足疗成为行业翘楚

顶着一头时尚的卷发，常穿中式对襟衫，喜欢混搭打扮的冯训孟是个85后，当很多同龄人都穿着白领在办公室里憧憬明天的时候，他已经在足浴盆前和各种脚丫子打了9年的交道。

“我做足浴这一行，当初是为了和把我赶出家门的爸爸赌气。刚开始做这行的时候后悔过，哭过，但现在我觉得做足浴师就是我最好的终身职业。”

冯训孟是江西人，现在是慈溪七重天足道技术主管，在上月的全国比赛上，他代表宁波队获得了全国第七名，捧回了宁波唯一的全国十佳足部按摩师称号。他获奖的消息传回老家景德镇农村，让乡亲们震惊了好一阵子：老

冯家那个当初只会东游西逛的“二流子”终于出息了。

“以前我在家什么事情都干不长，我爸恨铁不成钢，用火钳、高压锅盖打着我出来闯世界，来慈溪跟着表叔学做足浴。”冯训孟说，以前他在家里的扫帚倒了也不扶，刚到慈溪学足浴，第一步就要给别人脱鞋子、脱袜子，这让他特别接受不了，哭着打电话向妈妈诉苦。但为了争口气，他拒绝了妈妈劝他回家的建议，在洗脚台前留了下来。

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冯训孟爱看武侠小说，在足部按摩课程时，他听老师讲起穴位和经络与身体健康的关系，让他特别好奇。如今冯训孟对

足部83个反射区、几十个穴位了如指掌，不但为客人做足部按摩，身边的人有个不舒服了，他也很喜欢主动去试一试。

“去年回老家过年，遇上家里做客的堂哥说脖子麻，我给他刮痧按摩，第二天他就带着东西上门来谢我，现在我每次回家他都要来找我按一下。”冯训孟老家的亲友们对他足浴师的职业不太了解，看他经常回家帮这个推拿，帮那个拔火罐，都当他是做了“走货郎中”，他听了笑笑而过。

在冯训孟的手臂和脚踝上，有几个深褐的艾灸灼痕，这是他给自己治疗湿疹时留下的痕迹。“我们的手每天泡在各种药水里，还经常用肥皂洗手，

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有湿疹，很难治好。”

在足浴店里，冯训孟遇到了现在的妻子，如今两口子都在慈溪做足浴，7岁的孩子放在家里给父母带。在以女性数量占多数的足浴师行业里，男足浴师的身份常常会遇到尴尬。“不管是男客人还是女客人，很多都喜欢让女足浴师来服务，经常是端着洗脚盆去上钟，又端回来，最惨的时候一天被‘毙’掉四五次。”

当了父亲，冯训孟才能理解自己父亲当年的苦心。回到老家他也曾给父母洗脚按摩，但只试了一次老人坚决就不肯再让他洗。冯训孟说，老人嘴上说他按得太痛受不了，他知道，父母是心疼自己。

何燕 靠洗脚给老家的父母盖起了新房子

都说路就在脚下，可1988年出生的何燕最明白，脚下的路其实并不好走。何燕的工号是58号，同事都喜欢叫她八妹。在现在这个流行刷“颜值”的年代，身材娇小玲珑、长着一双大眼睛的何燕有先天的优势，但也正是因为这优势，让人容易忽略她手下的技术。在女足浴师里，她8年的从业经历已经算是资深了。

“我是云南昭通人，算是大专生，在四川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服装设计专业，但我没有设计天赋，毕业以后就在嘉兴的公司里上班。做文员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，我看做足浴收入高，就去做了足浴，第一个月就拿到3500元。”何燕说，做足浴师最难过的就是心理关，想着每天捧着别人的脚，有的还有异味，很不

舒服。好在师傅开导她，只当自己是清洁工，手里握着的不是脚，是一块布，她这才慢慢适应了下来。

年轻姑娘都爱美，平时何燕做足浴上钟前都会仔细打理工作，略施薄妆，但唯一一双手，用再好的护肤品也保养不了。由于长期用指关节为客人按摩足底，她双手的拇指关节和食指关节都有厚厚的老茧，突兀地就像戴着个厚厚的戒指。何燕的按摩手法，行业内的人体验过都觉得不错，她觉得这几个老茧功不可没。“刚学足浴，手指顶着按多了痛得很，老茧长出来就没感觉了。”

漂亮的女足浴师，工作的时候会不会有不愉快的经历？何燕对此毫不讳言：“这肯定有的，经常有客人半开玩笑问你，小

姑娘你每天洗脚一个月赚多少钱吗，给你1万元，跟我走好不好。我一般笑笑不回答，或者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但还是会有客人给你打电话，请你吃饭什么的。”做足浴的年轻女孩多干不久，身边的诱惑太多，都市生活的选择太多，何燕身边也经常有同行的小姐妹做了一两年就辞职不干了，但她选择靠自己的手艺留了下来。

“我觉得靠自己双手吃饭没什么丢脸的，不过我和同学在一起的时候，还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做足浴的。”何燕说，做足浴每月最高有七八千的收入，这几年靠足浴的收入她给老家的父母盖起了新房子，妹妹看心脏病的钱也都由她负担，所以她觉得很自豪。

足浴师的收入虽高，

其间的辛苦却不为人知，每天在封闭的洗脚房里工作十几个小时，每天最多要为七八个客人做足浴，吃饭只有见缝插针。何燕的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半到晚上11点半，但如果有客人点她的钟，她还是会留下来，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回家很正常。“我女儿2岁了，现在这样上班根本管不了，只有把她丢在老家，但每天想得很。”

何燕的老公现在也在宁波工作，小两口最大的愿望是努力赚钱，在宁波安个家，把孩子接过来。上月宁波市举行的足浴大赛上，何燕取得了全市第三名的好成绩，她想接下来去考一个高级反射疗法师，如果能在足浴行业里做老师，就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了。



张珏银

张珏银 科班出身的最牛“洗脚工”

在大多学历普遍不高的足浴师行业里，重庆医科大学中医专业毕业的张珏银算是高学历，正是扎实的中医功底，帮助他在宁波首届足部按摩师竞赛中拔得头筹，获得第一名。之后的全国比赛上，他获得了十二名。

1982年出生的张珏银也是少有的戴着眼镜的足浴师。2003年，当大学毕业的同学们都往医院里钻，他却看好刚刚起步的足浴行业，到足浴店做了一名足浴师。“我是学医出身，公司很重视，让我做培训老师，不过我还是想从基层做起，做了几个月的足浴师，后来被派到余姚来工作。”

做足浴师都要有一双能吃苦耐劳的手，但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个玩笑，张珏银从业不久，就发现自己的左手患上了骨肿瘤。“2005年的一天，我从梦中痛醒，去医院检查，发现自己患的是骨巨细胞瘤，恶性肿瘤的一种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自己还这么年轻。”这之后的5年，张珏银去杭州动了五次手术，肿瘤切除后复发，再切除，又转移。几次手术在张珏银的左手臂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疤痕，经过治疗，张珏银的手保住了，但左手腕从此不能正常摆动和弯曲。由于手上不能承受长时间足部按摩的力道，他现在很少亲

自给客人按摩，好在作培训示范不受影响。

经张珏银培训的足浴师至少有300多人，看着社会上对这个行业的种种误解，他也觉得很委屈。“很多人说起我们这行就说洗脚工，其实足疗是祖国医学的一部分，有上千年的历史，做足疗不仅是给客人感觉舒服，还有一定的保健功效，对一些慢性病也有调理的作用。”张珏银说，做足浴行业十几年，今年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规模比赛，这让他感觉自己的职业越来越受到重视。

没有卑微的职业，只有卑微的心态。张珏银说

十几年前他刚从事足浴行业的时候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行，现在连全国性的比赛也有了，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足浴、足疗的好处。下个月，又有一场全国的足疗大赛即将召开，张珏银听说这次比赛有一个很有难度的比赛项目，除了传统的技能、理论和答辩，还多了手法力道测试。“听说是要蒙着眼睛用手在秤上给出1斤、5斤等的力量，看你手上的功夫准不准，这个对我来说还真有难度。”张珏银说，长期以来，足浴师的手上力道都是以客人的承受能力来定，这样的规则对所有同行来说是个新的挑战。